

冯永锋 著

为民间环保力量

呐喊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为民间环保力量呐喊

冯永锋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为环境保护事业鼓与呼的时事评论文章,按所涉问题领域纳入“民间·NGO·行动”、“公益·公众·参与”、“政府·立场·作为”、“观察·阅读·思考”四个部分,文笔犀利、思想睿智、情真意切、促人深省。

责任编辑: 龙文

责任出版: 卢运霞

装帧设计: 开元图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民间环保力量呐喊/冯永锋著.——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130-0064-2

I. ①为… II. ①冯… III. ①环境保护-中国-文集
IV. ①X-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9452号

为民间环保力量呐喊

Wei Minjian Huanbao Liliang Nahan

冯永锋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87

责编邮箱: longwen@cnipr.com

印 刷: 北京富士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20mm×960 mm 1/16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90千字

定 价: 48.00元

ISBN 978-7-5130-0064-2/X·005 (3012)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民间·NGO·行动

开腔,拉陌生人入行	3
中国环境NGO的三重门.....	6
善于承诺而不善于兑现.....	10
环保守信	13
为了让河流更满意.....	16
依靠书本保护不了自然.....	19
让环保组织监督企业如何.....	24
每个县都该有个民间环保组织.....	27
政府何时“采购”环保NGO的服务.....	34
环保组织来到了生死关头	37
环保组织的权力	42
民间河长	50
三拳击碎环保人士的水晶球	55
迫害环保人士谁能得利.....	60
投资一家环保组织如何.....	64
环保组织的智慧在哪里.....	67
谁持“极端”当空舞——就“极端问题”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73
环保组织的民间味道	81
让民间组织来当“环保审计员”	91
中国环保“自助时代”来临	93
环保组织纷纷打起社会企业主意	97



花钱救灾	102
让民间拾荒者获得“职业尊严”	106
生态英雄的“顺流”与“逆流”	108
什么样的环保组织最好卖	111
不是造血，而是变性	116
环保组织的气场	119
老和尚为何敢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	123

公益·公众·参与

自私与公益	129
公众参与评论	134
企业需要环保顾问	137
本地人会成为更可怕的破坏力量	140
谁说不应该奖一奖	144
公益与科研：社区衰退的回春丸？	147
只看重个人健康是没有希望的	151
奇怪的疆土型自私	154
让激发型社会生态成为可能	157
谁说公众读不懂环评报告	161
分散对抗集中	164
“环境公众参与”仍有走形式之嫌	169
公共利益与自私维权	172
为“纳税人公投”欢呼	175
公众参与怎么成了部门利益的交易筹码	178
规划环评给“公众参与”上了堂什么课？	180
当我们盼望成为世界垃圾场	182
就地环保与出差型环保	185
节能减排需要社会“互动”	188

如果我们在虚情假意地做环保	190
公益与互联网	193
“与污染共存亡”利在何方?	195
公众参与	198
公民会变成环境记者	201
公民记者与记者公民	203
公益组织的“出生缺陷”	206
林业项目更需要环评	208
垃圾公示	211
不自私，无公益	214
黑色年货	217

政府·立场·作为

谁是真正的抵抗力量	221
仍旧把希望寄托在政府那里	224
当我们不再纵容破坏者	229
改善生态是最好的民生	232
不要诬赖农民的污染能力	235
光靠官员保护不了环境	238
光靠禁令保护不了环境	242
孩子都生了，还说二人没关系	245
地市政府的环保动力为何不足	247
别把公众当成环保傻瓜	250
环境信息公开是最好的“垂直管理”	252
不能因为环保，什么都上税	255
潘岳会丧失他的栖息地吗?	258
环保为何“让有力者无力”	261
环保部门为何对公众又爱又恨	264



污染源信息要让公众用起来	268
权力的自我降解	271

观察 · 阅读 · 思考

如果登山者也能观鸟	275
在“态度”与“目标”之间两难	278
挣脱人类私欲	281
江河面临的何止是污染	284
环保人士引发了矿难	287
当科学家遭遇“无知公众”	291
当最廉价的成为最昂贵的	293
达尔文，什么都没说	296
高安屯	300
韩村河污水	302
昆明出路	305
让民间充满爱	307
读原著，读自然	310
环保能否再陷入泛泛而谈	314
一起阅读国产环境科普书吧——强烈推荐《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316
为何很难激发中国人的野性——读奚志农《野性中国画册》所想到	320
沙乡年鉴	325
如果像他那样去阅读自然	329
读哪些文学能让我们环保	333
热爱自然不需要所谓的“专业”——读亨利·大卫·梭罗《野果》所想到	336

民间·NGO·行动

开腔，拉陌生人人行

2006年4月份，我和其他几个记者，受中国著名的环境NGO“北京地球村”之命，到山西阳泉调查环境污染问题。在太原，我有意无意中向当地的环保部门提问了一句：你们这的环境NGO多不多？我当时问的意思非常简单，因为我在想，像山西这样全省几乎都在吃资源饭和祖先饭的地方，像山西这样有好几个城市荣居“全球污染城市”前列的地方，应当有那么一些汹涌澎湃的非政府组织，来替民间的个体的松散的脆弱的人士们，来替可怜的悲惨的天天受到掠夺和毒害的自然环境们出头说话。

然而，当地人很遗憾地告诉我，太原除了几个关注环保的“大学生社团”，就只有山西环境文化促进会和山西省环保产业协会了。前者似乎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山西分舵”，后者的会员中肯定有相当多的“环境伤害者”，他们入会只是想寻找更多的政机和商机。

想来写到这里，不需要我这个门外汉来先告诉你，什么是NGO，什么是环境NGO。民政部下面似乎有个“民间机构促进会”，这个本身与“中国科协”、“全国妇联”、中华慈善总会等也算NGO的半官方组织似乎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决心：在有生之年，孵化出更多的民间组织、非赢利组织，或者说“非政府组织”来。然而，不少时候，对“社科NGO”是警惕的，暗地里希望中国大地上没有一个讨论思想的民间聚众形式；受此影响，北京观鸟会这样的“自然科学NGO”也一直无法注册下来，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像所有的NGO一样受到猜疑，于是找不到挂靠机构；而有些注册颇早实在无法取缔的硬骨头NGO，就采用其他的办法来限制，要么是将其妖魔化、恶魔化，要么就是恐吓其房东，不让他们继续租住，以此让其流落街头。

人们的权利从哪来？其实很简单：从自己身上得到。所谓的众生平等，其实说的就是每个自食其力的人，都有按照内心意愿自由表现的机会。目前为止，除了与生俱来的人权，社会上出现的其他形式的个体赋权方式，不外乎四种，一是政治赋权，二是经济赋权，三是知识赋权，四是劳动赋权。很多人鄙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却拼命尊重政治、经济 and 知识。知识更容易让人到达“开明智慧”



境界，而政治和经济经常让人陷入浅薄和狭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最早的环保主义者，或者说最容易被环保思想感染的人，是些知识人士，是些文学感应能力强的人士。当众人的心胸都处于黑恶的时候，他们独独感觉到了黑恶的可怕和可耻。

环保主义者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也是最经常地陷入绝望中的人。替自然说话的人往往会被人视为敌人，会被人视为忽视人权（尤其是富裕权、发展权）的人，会遭到政权控制下的传媒封杀的人。因为最早的他们，表现出来的似乎就是“敌对姿态”，这可不不仅是政府的公敌，有时候甚至经常是全民公敌。一个人因为替自然呼告而把民众当成敌人，自然，那些践踏自然已经习以为常的民众，也就很容易把他当成敌人。即使民众受其感染，那也只局限于某个道德纯化的个体，而这个个体所领导的组织中，出现任何溃败，都会让公众迅速气愤，毫不姑息。

中国的环境NGO至今也算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公众已经开始对道德纯洁和情绪感染表现出了相当的厌倦，一些简单的环保知识也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胃口，形式主义的环境教育也让他们觉得厌烦，他们不想再接受“调查”和研究，而是要求“实践”，他们不想让你来教育我，而要求你来帮助我解决当前环境权被掠夺和重创的困境。他们需要策略，他们需要解决方案，他们暗地里承认，只要你有能量，不再问你出身。政府部门也好，商业机构也好，民间组织也好，草根也好，大树也好，乌云也好，泥土也好，个人的道德影响也好，组织的强力攻击也好，只要你对人类和自然界抱的是公益性的关心，人们就会响应你，就会腾出相应的频道来接收你的节目，会与你同行。

所以，人们希望中国的NGO开始有强大的“自生能力”（这是经济学喜欢用的一个词）。表面在一个集体上，就是希望不仅富集于北京或者云南，而是全国各地都遍地开花；不仅是环境教育，或者美学熏陶，而是针对在感受当地美好和基础上，为当地的环保困境出谋划策；不仅是志愿者思路，更需要产业化待遇——也就是说，从业的员工不能再是偶然为之，而是可以作为终身事业，这样一来，中国“本土NGO”的工资待遇问题，就要像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那样，受到相当优良的考虑。

也许是中国人天生就羞涩，也许是中国民间对政府存在过多的不信任和恐惧，也许某种程度上“拉熟人入伙”是最简易之工作方法，中国的环境NGO目前仍旧缺乏传教士的那种广泛“拓荒”的勇气。他们要么沉迷于个人的发现和感应，要么对同好者表达出了过多的迁就和互恋。他们肯定也意识到，环保不是环

保人士“带着悲伤的狂欢”，而是需要极度的总冷静下谋划出来的可持续策略；环保不再是道德的招引，而是在参与多方博弈和“决斗”之后获得的一小点权威，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改良自己。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开腔，拉陌生人入行”。

陌生人有可能是理解环保的人，有可能是敌视环保的人，与环保主义者身上鲜明的“无力感”相比，往往陌生人身上潜藏着巨大的“决策能量”。环保不再是中小学生之事，不再是文学艺术家之事，不再是弱势群体之事，不再是无力者之事。环保是成人的事，环保是手持“强权印章”者的事；环保NGO表达力量的最佳方式不再是当众啼哭而是“举案说法”。环保不是恶意的传销，而是善意的、替无告的自然代言；环保说到底不是在治理环境，而是在治理人类的行为，而人类的行为只有两大块，一是生产行为，二是消费行为。只有当所有的环保人士都能够面对陌生者、强硬者、顽固者发起攻城掠地的“行为改善运动”的时候，我们的环境NGO，才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权威，受到越来越大的尊重和信任，自然，他们的肌体也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再也不用考虑“先长高还是先长壮”这样愚蠢的问题。（2006年6月）





中国环境NGO的三重门

环境NGO在中国是活动最为自由，也最受社会支持的NGO。虽然中国似乎自古就有“结社”的习惯，国家法律也在字面上给足了公民这样那样的权利。环保是全社会的事，尤其是有决策力者和年富力强者之责任，是大人们的责任。中国的环境NGO要让国家成为环保之国，打开“全民皆环保”的通途，有外门、中门、内门三重门要过。

外门：先观察还是先愤怒

中国台湾荒野协会的创始人徐仁修对中国内地环保人士习以为常的“环保愤怒”表示出强烈的不解。徐是一个坚定的认识自然主义者，他在台湾大量复制欧美的“自然观察引导员”。他认为，环保首先要学会欣赏自然，而欣赏自然的最佳路径是认识自然。自然界的美是需要细细观察才可能体验得到的，而中国传统的那种当成山水画来欣赏的方法显然不适应今天的环保要求。因此，台湾荒野协会创办二三十年来，带动了大量的台湾人进入自然界，从门外汉成为自然美学大师，从受人教导成为教导他人的好手。

他认为中国内地的环保人士也需要这样。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你永远无法教会老狗耍杂技，你能做的只能从小狗教起。”他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对中小学生的自然保育调教上。当年他教的小学生，不少人成为了台湾的环保中坚力量。

徐仁修做得最好的就是把人引入了自然界中。当中国内地的学生边在课桌上听讲，边惴惴不安于“课堂培训不足”而不敢涉足荒野的时候，徐仁修带领的团队可能已经在自然界中蹲守好几天了。

中国著名的环保作家唐锡阳十多年来一直持续地为大学生绿色营鼓劲，他固执地认为，“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要从大自然身上学习到知识，体会大自然的美，敬畏大自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多多投入它的怀抱。只需要走进去，它的每一朵花，每一颗草，每一粒露珠，每一条小溪，都远胜于课本上的千言万语、千

图万画。”

然而中国内地的人老觉得“没做好准备”，这些习惯了等课堂上灌满知识才敢迈出校门的“优秀学生”，显然从小就树立了一种极不自信的畏惧自然心理。人们不知道，最好的知识是活学活用，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学以致用。虽然中国一直在批评“三边工程”（边规划边施工边运营），但实际上，最好的学问绝对不是书斋和课堂上学得的，边学边干才是学问正途。在对知识的不断刺激中，知识的生命力和能量得到激发，个人的体验也因此而逐步深化。

唐锡阳先生的夫人马霞女士说得好：“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因此，当一个专业的环保人士面对自然界的花草树木毫无兴趣的时候，当我们叙述“职业的愤怒”只能依靠文学的词汇和情绪化的语句的时候，我们获得社会公信力的能力必将减弱。因此，与其如狂牛一般愤怒，不如先弯下腰，蹲下身子，跟着“自然保育员”走向自然深处。

中门：热烈欢迎“投机型员工”

支持当前环境NGO员工按时上下班的擎天石和顶梁柱是他们的意志力和良好的忍耐品质。他们暂时愿意为了中国的环境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但是显然，任何在局内浸泡了足够长的人都会看出，这种通过压缩个人利益来支撑蓝图和愿景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一个真正合格的行业，应当是能让每一个从业的员工既有成长、跳荡的可能，也有获得丰厚报酬的必要；既有宽松工作的气氛，又能享受到“社会职业共识”的每一滴福利——甚至更多。而不能因为环保，就要求从业者成为苦行僧或奉献狂。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对此非常清楚，她说，人家形容我的所有品德中，最不适合的就是“自我牺牲”。环保是我所热爱的职业，是让我享受快乐的职业，如果一个员工还以牺牲为荣，我就对他说，你还没有理解环保。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一种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业，必然会成为社会就业阶层和“年富力强”阶层的择业“自然选择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想跳槽的时候，他脑中列出的诸多下一步可能性中，会有极大的一部分人把“到环境NGO上班”作为一种非常可信任的选择。这时，环境NGO虽然也有必备的人事选择手续，但开出的试题中，一定已经抹去了“你是否热爱环保”这一项。因为事实证明，一个人从事一门职业，与他是否热爱这职业所涉及的领域，没有直接相关性；甚至有大量的例子表明，由于人类身上具有强烈的可调适性和伪装力，





一个事先极不热爱某一项行业的人，完全可以在这门行业里做出惊人的贡献，或者几十年如一日猫在这门行业中。

一个企业成为名企的过程，就是不断收纳、化用投机型员工的过程。企业声望越高，来投机的员工越多。政府部门也是如此，中国有那么多家长强烈要求他们的子女汇入公务员的浊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务员所在的单位有足够的声望，因此，社会心理认定，对此进行投机是“智者的选择”。环境NGO现在要做好一个准备：当到环境NGO工作成为一种时髦和热闹，此时，“投机型员工”也会大量出现。此现象才是环保事业繁荣的关键标志，因此不但不能为此而忧心忡忡，相反，应当为此感受到欣喜若狂。因为，NGO也好，“GO”也好，公司也好，自由联盟也好，最终都是一捆由两个人以上构成的“组织”，都是人与人关系的管理和协调，大家为长久共同的或瞬间共同的目标而各自出力。此时，与其花精力对员工进行鉴定和监护，不如设计出良好的工作氛围，化魔为道，驱邪成正，化腐朽为平庸，化平庸为神奇。

对一个个体而言，他的工作领地，对他的幸福感影响，可能远不如他“办公室政治”的顺畅程度对他的幸福感的影响。因此，投机型员工可能是对NGO的管理能力考验最强的一批人。如果NGO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那么，就能说明几个问题：一是这个行业足够丰富和庞大，二是这个行业正在成为“普通行业”，三是这个行业得到了社会“主流生产力”的认同，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主流生产力那借得能量并充强之，人人皆可从事，随时皆可入行。而不再像当前，除了少数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以及少数社会上的闲云野鹤，就是“国家单位内退员工”。

内门：为环保产品“买主”进行“订单生产”

环境NGO当然也是NPO，“非赢利性”是大家共同标榜的一颗显目黑痣。但是，不追求利润或者说不分配利润不等于不生产优质产品。几乎所有的环境NGO都需要做“项目”，这与公司生产一件产品本质上并无不同。过去，环保组织可能是盲目生产、率性创作，再把产品和服务盲目从净瓶里蘸出，挥向天空，洒向社会；今后，这种“略带羞涩地来，悄无声息地走”的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大家的产品都得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要争取订单，要规范生产，要进行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要待价而沽，要广告来哄抬。

政府是民众最大的委托体，所以当然是环保最重要的买单者。每一个环境NGO都希望政府能够开始“购买NGO的服务”。虽然当前中国真正的环境NGO

并不算多（北京和云南还占去了大半），大量的“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力量尚须增持，但是，以目前环境NGO的能力，他们生产出一些精美的符合政府和社会理想口味的产品还是办得到的。有些先见之明者指出：尽早购买环境NGO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

随着政府成为公益事业最大的买单者，政府迟早会成为“最大的环保组织”。此时，环境NGO就像建筑转包商、软件外包企业一样，年年能从巨大的、人类共同烘烤出的环保蛋糕中，分到那么一块带着奶油鲜花的小三角。大家各安其命，共同为环保奉献期望中的力量。

当前，环保组织甚至比不上慈善组织，很难从民间寻找到资金通路，尤其义卖型、持续捐款型的“聚沙成塔”更是乏计可施。环保组织当然还可以向社会募集资金，不管是来源于企业财团还是来源于诸多松散、绵薄的个体。社会每一个个体也有责任向环保组织释放“一两包烟钱”。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运作方式，如果戴上经济学的眼镜来瞧一瞧，专家们还是容易看出内中有一种“虚拟交易”形式：社会向环保组织提供款项，无非是信任这家组织，愿意拿出余钱来，购买环保组织的“产品和服务”，以改善人类的整体环境。因此，中国环保事业的兴隆之日，必定是社会踊跃地像对待股票市场那样，“零散购买”、“无目的投资”于环境NGO之时。（2006年10月）





善于承诺而不善于兑现

民间环保组织经常干些很可笑的事，他们动不动就要人承诺。被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的人也很勇敢，他们动不动就在承诺书上签下大名，拍着胸脯保证能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2007年9月16~22日，与往年有所不同，由于建设部的插手主持，据说全国有124个城市表明要化“国际无车日”为“公交周”，几乎每个城市，都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这中间，自然有许多政府、公司、个人，被要求和主动要求签署一纸“环保承诺书”。

接下来，时间老人默默地看着人类的表演，签了名的人，是不是兑现了诺言？一切，似乎不只是签了名的人清楚。一些民间环保组织说，他们要做监督，但是他们的“监督权”，一向受到社会暗地里的消解，因此，多半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福建一个大型海滨城市的市政府很有意思，他们一个主管公交的副市长，毫不迟疑地与其他城市一起，起哄似的，在建设部的倡议书上签了名字。当时的算计，这个史无前例的当地城市“公交周”，由他们来主办，由这个城市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来承办。然而，大概是在马上要到点的十天前，这个民间环保组织的人突然半夜接到某政府部门的一个官方电话，说该市不再主办了，也不出经费了。至于已经发生的费用、已经调动的人员，已经公开给社会的安排，如何兑现，“听君自便”。

这家民间环保组织没有被这种临阵逃脱所吓倒，紧缩预算，压缩规模，勒紧肚皮，加班工作，终于在活动前夕，松了那么一口气，一项与全国，与全世界相呼应的环保活动，大概是可以按期举行了。

然而在活动即将举行的头两天，又是半夜，突然又接到一个电话，市政府又反悔了，他们要参加这个活动，不但要参加，而且相关副市长要陪同一些中央相关部门来的重要干部出席，因此，不仅要把这位市长安排到活动程序中，要讲话，要剪彩，要带头示范；而且要把相关客人也安排到活动程序中。这家民间环保组织说：你们已经耍了我们一回了，你们的失信让我们渡过了一个多么艰难的